

新鐫仙媛紀事第六



錢唐雒衡山人楊爾曾輯



謝自然

謝自然者其先兗州人父寰居果州南充舉孝廉鄉里器重建中初刺史李端以試秘書省校書寰為從事母胥氏亦邑中右族自然性穎異不食葷血年七歲母令隨尼越惠經年以疾歸又令隨尼慧朗十月求還常所言多道家事詞氣高異其家在大方山下

仙傳卷一
頂有古像老君自然因拜禮不願却下母從之乃徙
居山頂自此常誦道德經黃庭內篇年十四其年九
月因食新稻米飯云盡是蛆蟲自此絕粒數取皂莢
煎湯服之即吐痢困劇腹中諸蟲悉出體輕目明其
蟲大小赤白狀類頗多自此猶食栢葉日進一枝七
年之後栢亦不食九年之外仍不飲水貞元三年三
月於開元觀詣絕粒道士程太虛受五千文紫靈寶
籙七月十一日上仙杜使降石壇上以符三道丸如



莫玉林鑄

藥丸不令着水使自然服之覺身心殊勝又云十五日可焚香五爐於壇上五爐於室中至時真人每來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內一人稱中華云食時上真至良久盧使至云金母來須臾金母降於庭自然拜禮母曰別汝兩劫矣自將几案陳設珍奇溢目命自然坐初盧使侍立久亦令坐盧云暫詣紫極宮看中元道場官吏士庶咸在逡巡盧使來云此一時全勝以前齋問其故云此度不燒乳頭香乳頭香天真

惡之唯可燒和香耳七日崔張二使至問自然能就長林居否答云不能二使色似不悅二十二日午前金母復降云更一來則不來矣為不肯居長林被貶一階長林僊宮也又指房側一仙云此即汝同類也戊時金母去崔使方云上界最尊金母賜藥一器色黃白味甘自然餌不盡又將桃六瓣令食食三瓣却將去又將衣一副朱碧綠色相間外素內有文其衣縹緲執之不着手且却將去已後即取汝來又將桃

一枝纏於臂上有三十旒碧色大如椀云此猶是小
者是日金母乘鸞侍者悉乘龍及騏驎鸞鶴每翅各
大丈餘五色雲霧浮泛其下金母云便向州中過羣
仙後去望之皆在雲中其日州中馬坊厨戟門皆報
云長虹入州二十五日滿身毛髮孔中出血沾漬衣
裳皆作通陂山水橫紋就溪洗濯轉更分明向日看
似金色手觸之如金聲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東嶽夫
人併來勸令沐浴兼用香湯不得令有乳頭香又云

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無削髮之人若得道
後悉皆戴冠功德則一凡齋食切忌嘗之尤宜潔淨
器皿亦爾上天諸神每齋即降而視之深惡不精潔
不唯無福亦當獲罪六年四月刺史韓侂至郡疑其
妄延入州北堂東閣閉之累月方率長幼開鑰出之
膚體宛然聲氣朗暢侂即使女自明師事焉先是父
蒙旋遊多年及婦見自然修道不食以為妖妄曰我
家世儒風五常之外非先王之法何得有此妖惑因

仙壇志卷
四
鎖閉堂中四十餘日。益加爽秀。衆方驚駭。馬七年九月。韓侂興於大方山置壇。請程太虛具三洞籙。十一月。徙自然居於州郭。貞元九年。刺史李堅至自然。告云居城郭。非便。願依泉石。堅即築室于金泉山。移自然居之。山有石嵌竇。水灌其口中。可澡飾。形神揮斥。氣澤自然。初駐山。有一人。年可四十。自稱頭陀。衣服形貌不類。緇流云速訪真人。合門皆拒之。云此無真人。頭陀但笑耳。舉家拜之。獨不受。自然拜施錢二百。

竟亦不受。乃施手巾一條。受之。云後會。日當以此相示。須臾出門。不知所在。久之。當午。有一大蛇。圍三尺長丈餘。有兩小白角。以頭枕房門。吐氣滿室。須臾雲霧四合。及霧散。蛇亦不見。自然所居室。唯容一牀。四邊纔通人行。白蛇去後。常有十餘小蛇。或大如臂。或大如股。旦夕在牀左右。或黑或白。或吐氣。或有聲。各各盤結。不相毒螫。又有兩虎。出入必從人。至則隱伏。不見。家犬吠虎。凡八年。自遷居郭中。犬留方山上。昇

之後犬不知所在自然之室父母亦不敢同坐其牀
或輒詣其中必有變異自是呼為仙女之室常晝夜
獨居深山窮谷無所畏怖亦云誤踏蛇背其冷如冰
虎在後異常腥臭八月九日十日十一日羣仙日來
傳金母勅速令披髮四十日金母當自來所降使或
言姓崔名熒將一板濶二尺長五尺其上有九色每
羣仙欲至則墻壁間熒煌似鏡羣仙亦各有几案隨
從自然每披髮則黃雲繚繞其身又有天使八人黃

衣戴冠二童子青衣侍于左右又二天神衛其門屏
如今壁畫諸神手執鎗鉅每行止則諸使及神驅斥
侍衛又云某山神姓陳名壽魏晉時人并說真人位
高仙人位卑言已將授東極真人之任貞元十年三
月三日移入金泉道場其日雲物明媚異於常景自
然云此日天真羣仙皆會金泉林中長有鹿未嘗避
人士女雖衆亦馴擾明日上仙送白鞍一具縷以寶
鈿上仙曰以此遺之其地可安居也李堅常與夫人

于几上誦經先讀外篇次讀內篇內則魏夫人傳中
本也大都精思講讀者得福麈行者招罪立驗自然
絕粒凡一十三年書夜不寐兩膝上忽有印形小於
人間官印四孺若有古篆六合分毫無差又有神力
日行二千里或至千里人莫知之冥夜深室纖微無
不洞鑒又不衣綿纊寒不近火暑不搖扇人問吉凶
善惡無不知者性嚴重深密事不出口雖父母亦不
得知以李堅崇尚至道稍言及云天上亦欲遣世

間奉道人知之俾其尊明道教又言凡禮尊像四拜
為重三拜為輕又居金泉道場每靜坐則羣鹿必至
又云凡人能清淨一室焚香諷黃庭道德經或一遍
或七遍全勝布施修齋凡誦經在精心不在遍數多
事之人中路而退所損尤多不如元不會者慎之慎
之人命至重多殺人則損年夭壽來往之報永無休
止矣又每行常聞天樂皆先唱步虛詞多止三首第
一篇五篇第八篇步虛訖即奏樂先撫雲璈形圓似

鏡有絃凡傳道法必須至信之人魏夫人傳中切約
不許傳教但令秘密亦恐乖於折中夫藥力只可益
壽若昇天駕景全在修道服藥修道事頗不同服栢
便可絕粒若山谷艱求側栢只尋常栢葉但不近丘
墓便可服之石上者尤好曝乾者難將息旋採旋食
尚有津潤易清益人大都栢葉茯苓枸杞胡麻俱能
長年久視可試驗修道要在山林靜居不宜俯近村
柵若城郭不可居以其葷腥靈仙不降與道背矣煉

藥飲水宜用泉水尤惡井水仍須遠家及血屬慮有
恩情忽起即非修持之行凡食米體重食麥體輕辟
穀入山須依衆方除三蟲伏尸凡服氣先調氣次閉
氣出入不由口鼻令滿身自由則生死不能侵是年
九月霖雨甚自然自金泉往南山省程君凌晨到山
衣履不濕詰之云旦離金泉耳程君甚異之十一月
九日詣州與李堅別云中甸的去矣亦不更入靜室
二十日辰時於金泉道場白日昇天士女數千人咸

共瞻仰祖母周氏母胥氏妹自柔弟子季生問其訣
別之語曰勤修至道須更五色雲遮亘一川天樂異
香散漫彌久所着衣冠簪帔一十事脫留小繩牀上
結繫如舊道場中嘗有二虎五麒麟兩青鸞或前或
后或飛或走刺史李堅表聞詔褒美之李堅述金泉
道場碑立本末為傳云天上有白玉堂老君居之殿
壁上高列真仙之名如人間壁記時有朱書注其下
云降世為帝王或為宰輔者又自然當昇天時有堂
內東壁上書記五十二字云寄語主人及諸眷屬但
當全身莫生悲苦自可勤修功德併諸善心修立福
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緣早會清原之鄉即
與相見其書迹存焉

崔少玄

崔少玄者唐涿州刺史崔恭之小女也其母夢神人
衣綃衣駕紅雲龍持紫函受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
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

耳璫及頤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後十八年婦于盧
陞陞小字自列歲餘陞後事閩中道過建溪遠望武
夷山忽見碧雲自東峰來中有神人翠冠緋裳告陞
曰玉華君來乎陞怪其言曰誰為玉華君曰君妻即
玉華君也因是反造之妻曰扶桑夫人紫霄元君果
來迎我事已明矣難復隱諱遂整衣出見神人對語
久之然夫人之音陞莫能辨遂巡揖而退陞拜而問
之曰少玄雖胎育之人非陰陽所積昔居無欲天為



王皇左侍書謚曰玉華君主下界三十六洞學道之
流每至秋分日即持簿書來訪志道之士嘗貶落所
犯為與同宮四人退居靜室嗟嘆其事恍惚如有欲
想太上責之謫居人世為君之妻二十三年矣又遇
紫霄元君至此今不復近附於君矣至閩中日獨居
靜室陞既駛異不敢輒踐其間往々有女真或二或
四衣長綃衣作古鬟髻周身光明燭耀如晝來詣其
室升堂連榻笑語通夕陞至而看之亦皆天人語言

不可辨試問之曰神仙秘密難復漏洩沉累至重不
可不隱陞守其言誠亦常隱諱洎陞罷府恭又解印
組得家于洛陽陞以妻之誓不敢陳泄於恭後二年
謂陞曰少玄之父壽算止于二月十七日某雖神仙
中人生于人世為有撫養之恩若不救之枉其報矣
乃請其父曰大人之命將極於二月十七日少玄受
劬勞之恩不可不護遂發絳箱取扶桑大帝金書黃
庭內景之書致於其父曰大人之壽常數極矣若非

此書不可救免今將授父可讀萬遍以延一紀乃令
恭沐浴南向而跪少玄當几授以功章寫於青紙封
以素函奏之上帝又召南斗注生真君附奏上帝須
臾有三朱衣人自空而來跪少玄前進脯羞喻酒三
爵手持功章而去恭大異之私訊於陸陸諱之經月
餘遂命陸語曰玉清真侶將雪予於太上今復召玉
皇左侍書玉華君主化元精炁施布仙品將欲反神
還于無形復侍玉皇歸彼玉清君莫泄是言遺予父

母之念又以救父之事泄露神仙之術不可久留人
世之情畢于此矣陸跪其前嗚咽流涕曰下界蟻虱
黷汚仙上永淪穢濁不得昇舉乞賜指喻以救沉痾
久永不忘其恩少玄曰予留詩一首以遺子予上界
天人之書皆雲龍之篆下界見之或損或益亦無會
者子當執管記之其詞曰

得之一元 匪受自天 太老之真 無上之仙
光含影藏 形於自然 真安匪求 神之久留

沐浴美其真 體性剛柔 丹霄碧虛 上聖之儔
百歲之後 空餘墳丘

陸載拜受其辭晦其義理跪請講貫以為指明少玄
曰君之於道猶未熟習上仙之韻昭明有時至景申
年中遇琅琊先生能達其時與君開釋方見天路但
當保之言畢而卒九日葬舉棺如空發視視之留衣
而脫處室十八居閩三崑洛二在人間二十三年後
陸與恭皆保其詩遇儒道通達者示之竟不能會至

景申年中九疑道士王方古其先琅琊人也遊華嶽
迴道次于陝郊時陸亦客于其郡因詩酒夜話論及
神仙之事時會中皆貴道尚德各徵其異殿中侍御
史郭固左拾遺齊推右司馬韋宗卿王建皆與崔恭
有舊因審少玄之事於陸陸出涕泣恨其妻所留之
詩絕無會者古請其辭吟咏須臾即得其旨歎曰太
無之化金華大仙亦有傳於後學哉時坐客聳聽其
辭句句解釋流如貫珠凡數千言方盡其義因命陸

仙媛六卷
執筆盡書先生之辭目曰少玄玄珠心鏡好道之士
家多藏之

妙女

唐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年可
十三因夕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
而倒便言心痛須臾迷亂針灸莫能知數日稍間而
吐痢不息及產不復食食輒嘔吐唯餌蜀葵花及鹽
茶既而清瘦爽徹顏色鮮華方說初昏迷之際見一

人引乘白雲至一處宮殿甚嚴悉如釋門西方部其
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提頭賴吒天王小女
為洩天門間事故謫墮人世已兩生矣賴吒王姓韋
名寬第六號上尊夫人姓李號善倫東王公是其季
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稱小娘言父與姻族同遊世間
尋索今於此方得見前所見僧打腰上欲女吐瀉藏
中穢惡俗氣然後得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
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羣角婢名金霄名鳳

樓其前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然相識昨來之日於
金橋上與兒別賦詩惟記兩句曰手攀橋柱立滴淚
天河滿時自吟詠悲不自勝如此五六日病臥叙先
世事一旦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諸天仙及僕隸等悉
來叅謝即託靈而言曰小女愚昧落在人間久蒙存
卹相媿無極其家初甚驚惶良久乃相與問答仙者
悉憑之叙言又曰暫借小女子之宅與世人言語其
上尊語即是丈夫聲氣善倫阿母語即是婦人聲各

變其語如此或來或往日月漸久詼諧戲謔一如平
人每來即香氣滿室有時酒氣有時蓮花香氣後妙
女本狀如故忽一日妙女吟唱是時晴朗空中忽有
片雲如席徘徊其上俄而雲中有笙聲、調清鏘舉
家仰聽感動精神妙女呼太郎復唱其聲轉厲妙女
謳歌神色自若音韻奇妙清暢不可言又曲名桑柳
條人言阿母適在雲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時忽言家
中二人欲有腫疾吾代其患之數日後妙女果背上

脇下各染一腫並大如杯楚痛異常經日其主母見
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如臥忽語令添香於
鍾樓上呼天仙懺念其聲清亮恣於西方相應如此
移時醒悟腫消須臾平復後有一婢卒染病甚困妙
女曰我為爾白大郎請兵救女即如睡狀須臾却醒
言兵已到急令灑掃添香淨室遂起支分兵馬匹配
幾人於某處檢校幾人於病人身上束縛邪鬼其婢
即瘥如故言見兵馬形像如壁畫神王頭上着胡帽

子悉金鈿也其家小女子見良久乃滅大將軍姓許
名光小將曰陳萬每呼之驅使部位甚多來往如風
雨聲更旬時忽言織女欲嫁須往看之又睡醒而說
婚嫁禮一如人間言女名垂陵子嫁薛氏事多不備
紀其家常令妙女繡忽言今要暫去請婢鳳樓代繡
如此竟日便作鳳樓姿容精神時異繡作巧妙疾倍
常時而不與人言語時、俛首笑久之言却迴即復
本態無鳳樓狀也言大郎欲與僧伽和尚來看娘子

即掃室添香煎茶待之須臾遂至傳語問訊妙女忽
笑曰大郎何為與上人相撲此時舉家俱聞牀上踏
蹴聲甚厲良久乃去有時言向西方飲去迴遂吐酒
竟日醉臥一夕言將娘子一魂小娘子一魂遊看去
使與善倫友言笑是夕娘子等並夢向一處與衆人
遊樂妙女至天明便問娘子夢中事一一皆同如此
月餘絕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喚某婦甚悽
愴苦言久在世間戀慕娘子不忍捨去如此數日涕

泣又言不合與世人往來汝意須住如之奈何便向
空中辭別詞頗鄭重從此無漸言語告娘子曰某相
戀不去既在人間還須飲食但與某一紅衫子着及
瀉藥如言與之遂漸飲食雖時說未來事皆無應其
有繁細不能具錄其家紀事狀盡如此不知其婢後
復如何

吳清妻

唐元和十二年號州湖城小里正吳清妻楊氏號監

真居天仙鄉車谷村因頭疼乃不食自春及夏每靜
坐入定皆數日村隣等就看三度見得藥共二十一
丸以水下玉液漿兩碗令煎茶飲四月十五日夜更
焚香端坐忽不見十七日縣令自焚香祝請其夜四
更牛驢驚見墻上棘中衫子逡巡牛屋上見楊氏裸
坐衣服在前肌肉極冷扶至院與村舍焚香聲磬至
辰時方醒稱十四日午時見仙鶴語云洗頭十五日
沐浴五更有女冠二人并龍駕五色雲來乃乘鶴去

到仙方臺見道士云華山有同行伴五人煎茶湯相
待汴州姓呂名德真全州姓張名仙真益州姓馬名
辨真宋州姓王名信真又到海東山頭樹木多處及
吐番界山上五人皆相隨却至仙方臺見仙骨有尊
師云此楊家三代仙骨令禮拜却請歸云有父在年
老遂還有一女冠乘鶴送來云得受仙詩一首又詩
四並書于後云道啓真心覺漸清天教絕粒應精誠
雲外仙歌笙管合花間風引步虛聲其二曰獨上瑤

壇禮太清蓮花山頂飯黃精朝來吸盡金莖露遙誦
仙人掌上經其三曰飛鳥莫到人莫攀一隱十年不
下山袖中短書誰為達華山道士賣藥還其四曰日
落焚香坐醒壇庭花露濕漸更闌淨水仙童調玉液
春宵羽客化金丹其五曰攝念精思引彩霞焚香虛
室對烟花道合雲霄遊紫府湛然真境瑞皇家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

早孤獨處當盛夏乘月臥庭中時有清風稍聞香氣
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
前乃一少女也明豔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綃之衣曳
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
二人皆有殊色惑蕩心神翰整衣中下牀拜謁曰不
意尊靈迫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
無主對而佳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而遊人間
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為

勅侍婢淨掃室中張霜霧丹靛之幃施水晶玉華之
簟轉會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昇堂解衣共臥其
襯體輕紅綃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龍腦之
枕覆雙縷鴛文之余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豔無匹
欲曉辭去面粉如故拭之乃本質翰送出戶凌雲而
去自後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在那
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
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為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



仙城大卷
三直玄居
瞻矚耳翰又曰卿已託靈辰象辰象之門可得聞乎
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羣仙
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地下人之
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為翰指列
宿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後將至
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夕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
對曰天人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他故也君
無相忌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

為翰致天厨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謂
翰曰天衣本非針線為也每去輒以服自隨經一年
忽於一夕顏色悽惻涕淚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
便當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對曰
只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為別以七寶
枕一枚留贈言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
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
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侍女將書函至翰遂

開封以青縑為紙鉛丹為字言詞清麗情意重疊書
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濶三秋尚有期。情人終
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
期空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牋答書意甚慙切并
有酬贈詩二首詩曰人世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
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
玉顏霄漢裏。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年太史奏織
女星無光翰思不已凡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
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殊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
反目翰後官至侍御史而卒

楊敬真

楊敬真虢州閩鄉縣長壽鄉天仙村田家女也年十
八嫁同村王清其夫家貧力田楊氏供婦職甚謹夫
族目之為勤力新婦性沉靜不好戲笑有暇必灑掃
靜室閉門閑坐雖隣婦狎之終不相往來生三男一
女年二十四歲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夜告其夫

曰妾神識頗不安惡聞人言當於靜室寧之請君與
兒女暫居異室其夫以田作困又保無他因以許之
不詰其故楊氏遂沐浴着新衣洒掃其室焚香閉戶
而坐及明訝其起遲開門視之衣服委牀上若殫脫
然身已去矣但覺異香滿室其夫驚以告其父母共
嗟嘆之隣人來曰昨夜方半有天樂從西而來似若
雲中下於君家奏之久之稍上去合村皆聽之君
家聞否而異香酷烈遍數十里村吏以告縣令李邯

遣吏民遠近尋逐皆無踪跡因令不動其衣閉其戶
以棘環之冀其或來也至十八日夜五更村人復聞
雲中仙樂異香從東來復下王氏宅作樂久之而去
王氏亦無聞者及明來視其門棘封如故房中髣髴
若有人聲遽走告縣李邯親率僧道官吏共開其門
則婦宛然在牀矣但覺面目光芒有非常之色邯問
曰向何所去今何所來對曰昨十五日夜初有仙騎
來曰夫人當上仙雲鶴即到宜靜室以伺之至三更

有仙樂綵仗霓旌絳節鸞鶴紛紜五雲來降入於房
中執節者前曰夫人准籍合仙仙師使使者來迎將
會於西岳於是仙童二人捧玉箱來獻箱中有奇服
非綺非羅製若道人之衣珍華香潔不可名狀遂衣
之畢樂作三闋青衣引白鶴來曰宜乘此初尚懼其
危試乘之穩不可言飛起而五雲捧出綵仗霓旌次
第前引至於華山雲臺峰峰上有盤石已有四女先
在彼馬一人云姓馬宋州人一人姓徐幽州人一人

姓郭荊州人一人姓夏青州人皆其夜成仙同會於
此房一小仙曰並捨虛幻得證真仙今當定名有真
字於是馬曰信真徐曰湛真郭曰修真夏曰守真其
時五雲叅差徧覆崖谷妙樂羅列間作於前五人相
慶曰同生濁界並是凡身一旦倏然遂與塵隔今夕
何夕歡會於斯宜各賦詩以道其意信真詩曰幾劫
澄煩思今身僅小成誓將雲外隱不向世間存湛真
詩曰綽約離塵世從容上太清雲衣無綻日鶴駕沒

仙姑本卷
遙程修真詩曰華嶽無三尺東瀛僅一杯入雲騎綵
鳳歌舞上蓬萊守真詩曰共作雲山侶俱辭世界塵
靜思前日事拋却幾年身敬真亦詩曰人世徒紛擾
其生似舜華誰言今夕裏俛首視雲霞既而雕盤珍
果名不可知妙樂鏘鏗響動崖谷俄而執節者請曰
宜往蓬萊謁大仙伯五真曰大仙伯為誰曰茅君也
鼓樂鸞鶴復次第前引東去倏然間已到蓬萊其宮
皆金銀花木樓殿皆非人間之制作大仙伯居金闕

玉堂中侍衛甚嚴見五真喜曰來何晚耶飲以玉盃
賜以金簡鳳文之衣玉華之冠配居蓬萊院四人者
出敬真獨前曰玉清父年高無人侍養請回侍其殘
年王父去世然後從命誠不忍樂而忘王父也惟仙
伯哀之仙伯曰汝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汝當其會
無自墜其道因敕四真送至其家故得還家也邯鄲
昔何修習曰村婦何以知但性本虛靜聞即凝神而
坐不復俗慮得入胸中耳此性也非學也又問要去

可否曰本無道術何以能去雲鶴來迎即去不來亦無術可召於是遂謝絕其夫服黃冠邨以狀聞州州聞廉使時崔從按察陝輔延之舍於陝州紫極宮請王父於別室人不得升其階惟廉使從事及夫人之瞻拜者纔及階而已亦不得升廉使以聞唐憲宗召見舍於內殿試問道而無以對罷之今在陝州終歲不食時啗果實或飲酒二三盃絕無所食但容色轉芳嫩耳

少室仙姝

寶曆中有封陟孝廉者居於少室貌態潔朗性頗真端志在典墳僻于林藪探義而星歸腐草閱經而月墜幽窓兀兀孜孜俾夜作晝無非搜索隱奧未嘗縱揭日時也書堂之畔景像可窺泉石清寒桂蘭雅淡戲猿每竊其庭果唳鶴頻棲於澗松虛籟時吟纖埃晝闌烟鎖管篁之翠節露滋躑躅之紅葩薜蔓衣垣苔茸毯砌時夜將午忽飄異香酷烈漸布於庭際俄

有鞦韆自空而降。畫輪軋軋直。湊簷楹。見一仙妹侍
後。華麗玉珮。敲磬羅裙。曳雲體。欺皓雪之容。光臉奪
芙蓉之豔。冶正容。歛衽而揖。陟曰。某籍本上仙。謫居
下界。或遊人間五岳。或止海上三峰。月到瑤階。愁莫
聽其鳳管。蟲吟粉壁。恨不寐於鴛衾。燕浪語而徘徊。
鸞虛歌而縹緲。寶瑟休泛。亂觥懶斟。紅杏豔枝。激含
嚔於綺殿。碧桃芳萼。引凝睇於瓊樓。既厭曉粧。漸融
春思。伏見郎君神儀。濟潔襟量。端明學聚。流螢文含。

隱豹所以慕其真朴。愛此孤標。特謁光容。願持箕箒。
又不知郎君雅旨。何如。陟攝衣朗燭。正色而坐。言曰。
某家本貞廉性。唯孤介。貪古人之糟粕。究前聖之指
歸。編柳苦辛。燃糠幽暗。布衾糲食。燒蒿茹藜。但自固
窮。終不斯濫。必不敢當神仙降顧。斷意如此。幸早迴
車。妹曰。某乍造門墻。未申懇迫。輒有詩一章奉留。後
七日更來。詩曰。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
為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箒奉屏幃。陟覽之。若不聞。

雲輶既去。窓戶遺芳。然陟心中不可轉也。後十日夜。妹又至。騎從如前時。麗容潔服。豔媚巧言。又白陟曰。其以業緣。遽縈魔障。歎起。蓬山瀛島。繡帳錦宮。恨起紅茵。愁生翠被。難窺舞蝶。於芳草。每妬流鶯。於綺叢。靡不雙飛。俱能對時。自矜孤寢。轉憐空閨。秋却銀缸。但凝眸於片月。春尋瓊圃。空杼思於殘花。所以激切前時。布露丹懇。幸垂采納。無阻積誠。又不知郎君意。竟如何。陟又正色而言曰。某身居山藪。志已顛蒙。不

識鉛華。豈知女色。幸垂速去。無相見尤。妹曰。願不貯其深疑。幸望容其陋質。輒更有詩一章。後七日復來。詩曰。弄玉有夫皆得道。劉剛無室盡登仙。君能仔細窺朝露。須逐雲車拜洞天。陟覽之。又不迴意。後七日夜。妹又至。柔容冶態。靚衣明眸。又言曰。逝波難駐。西日易顛。花木不停。殫露非久。輕漚泛水。只得逡巡。微燭當風。莫過瞬息。虛爭意氣。能得幾時。恃賴韶顏。須更槁木。所以君誇容鬢。尚未凋零。固止綺羅。貪窮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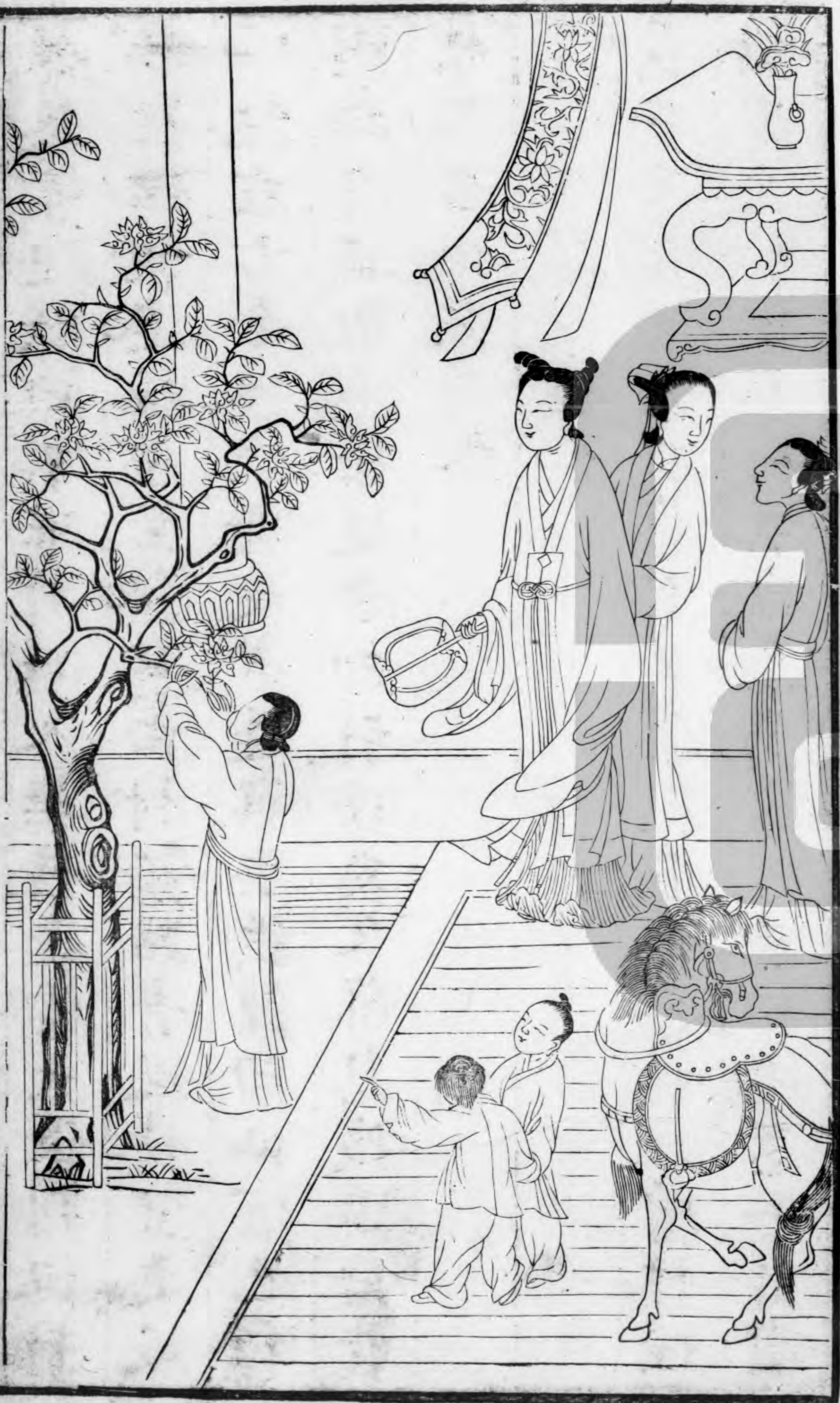
籍及其衰老。何以維持。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
托。必寫襟懷。能遣君壽。例三松。瞳方兩目。仙山靈府。
任意遨遊。莫種槿花。使朝晨而聘豔。休敲石火。尚昏
黑而流光。陟乃怒目而言曰。我居書齋。不欺暗室。下
惠為証。芥子為師。是何妖精。苦相凌逼。心如鐵石。無
更多言。儻若遲迴。必當窘辱。侍衛諫曰。小娘子迴車。
此木偶人。不足與語。况窮薄當為下鬼。豈神仙配偶。
耶。妹長吁曰。我所以懇懇者。為是青牛道士之苗裔。

况此時一失。又須曠居六百年。不是細事。於戲。此子
大是忍人。又留詩曰。蕭郎不顧鳳樓人。雲澀迴車淚
臉新。愁想蓬瀛。歸去路。難窺舊苑。碧桃春。輜輶出戶。
珠翠響空冷。笙簫杳。雲露然。陟意不易。後三年。
陟染疾而終。為太山所追。束以大鎖。使使驅之。欲至
爾府。忽遇神仙騎。從清道甚嚴。使者躬身於路。左曰。
上元夫人遊太山耳。俄有仙騎。勅使者與囚俱來。陟
至彼仰窺。乃昔日求偶仙妹也。但左右彈指。悲嗟仙

妹遂索追狀曰不能於此人無情遂索大筆判曰封
陟往雖執迷操惟堅潔實由村戇難責風情宜更延
一紀左右令陟跪謝使者遂解去鐵鎖曰仙官已釋
則幽府無敢追攝使者却引婦良久蘇息後追悔昔
日之事慟哭自咎

玉蕊院女仙

長安安業唐昌觀舊有玉蕊花其花每發若瓊林瑤
樹唐元和中春初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



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垂雙髻無簪珥之飾容
色婉婉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皆小髻黃衫
端麗無比既而下馬以白角扇鄣面直造花所異香
芬馥聞於數十步外觀者疑出自宮掖莫敢逼而視
之佇立良久令女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頷謂黃
衫者曰曩有玉峰之期自此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
烟飛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
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空方悟神仙之遊餘香

不散者經月餘時巖休復元稹劉禹錫白居易俱作
玉蕊院真人降詩巖休復詩曰終日齋心禱玉宸
窈窕銷眼冷未逢真不如一樹瓊瑤蕊笑對歲花洞裏人
又曰香車潛下玉龜山塵世何由覩薜蘿惟有無情
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稹詩云弄玉潛過玉樹
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巖郎自
得知劉禹錫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
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曰雪蕊瓊

葩滿院春羽林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伴
吹簫別有人白居易詩云瀛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暫
歌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鎖仙郎可得知

谷神女

唐元和初萬年縣有馬士良者犯事時進士王爽為
京尹執法嚴酷欲殺之士良乃亡命入南山至炭谷
湫岸潛於大柳樹下纔曉見五色雲下一仙女于水
濱有金槌玉板連扣數下青蓮湧出每葉施開仙女

取擘三四枝食之乃乘雲去士良見金槌玉板尚在
躍下扣之少頃復出土良盡食之十數枝頓覺身輕
即能飛舉遂捫蘿尋向者五色雲所在俄見大殿崇
宮食蓮女子與羣仙處于中觀之大驚趨下以其竹
杖連擊墜於洪崖澗澗水清潔困憊熟睡及覺見
雙鬟小女磨刀謂曰君盜靈藥奉命來取君命士良
大懼俯伏求救解之答曰此應難免惟有神液可以
救君君當以我為妻遂去逡巡持一小碧甌內有飯

白色士良盡食後寢須臾起雙鬢曰藥已成矣以示
之七顆光瑩如空青色士良喜歎看其腹有似紅線
處乃刀痕也女以藥磨之隨手不見戒曰但自修學
慎勿語人儻漏洩腹瘡必裂遂同住於湫側又曰我
谷神之女也守護上仙靈藥故得救君耳至會昌初
往、人見於炭谷湫捕魚不獲投一帖子必隨斤兩
數而得

韋蒙妻

韋蒙妻許氏居東京翊善里自云許氏世出神仙皆
得為高真受天帝重任性潔淨熟詩禮二經事舅姑
以孝聞蒙為尚書郎早夭許舅姑亦亡惟一女年十
二歲甚聰慧已能記易及詩忽無疾而卒許甚憐之
不忍遠葬殯于堂側居數月聞女於殯宮中語許與
侍婢總笄發棺視之已生矣言初卒之狀云忽見二
青衣童子可年十二三持一紅幡來庭中呼其名曰
韋小真天上召汝于是引之昇天可半日到天上見

仙媛不
官關崇麗天人皆錦繡毛羽五色之衣金冠玉笏亦
多玉童玉女皆珠玉五色之衣花木如琉璃寶玉之
形風動有聲如樂曲鏗鏘和雅既到宮中見韓君司
命曰汝九世祖有功於國有惠及人近已擢為地下
主者即遷地仙之品汝母心於至道合陟仙階即令
延汝于丹陵之關汝祖考三世皆已生天矣遂使二
童送婦母便可齋沐太乙使者即當至矣許常持妙
真經徃々感致異香及殊常光色衆共異之已十餘
年矣及小真婦後三日果有仙樂之聲下其庭中許
與小真總筭一時昇天有龍虎兵騎三十餘人導後
而去乃長慶元年辛丑歲也

餘杭仙姥

仙姥餘杭人也嫁于西湖農家善採百花釀酒王方
平嘗以千錢過蔡經家與姥沽酒飲而甘美其後羣
仙時降因授藥一丸以償酒價姥服化去后十餘年
有人經洞庭湖邊見賣百花酒者即姥也

仙女奕棋

謝仙翁登山採樵于池側見二女奕謝從傍觀女食
棧以棧投地謝取食之奕罷恍失所在謝駭而歸子
孫不測后入山莫知所之時有見者急追之莫能及
里人為立祠名其池曰仙女池翁曰謝寶仙云

